

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·周口红色记忆

永不消逝的歌声

——周口西华籍革命烈士胡友琴的故事

记者 王锦春 王吉城 文/图



胡友琴烈士。

再出发。

初春的夜晚很冷,胡友琴将自己身上的一件夹衣脱下,披到王大爷身上,说:“大爷,您暖一暖身子吧,可别冻着了。您是病了,我可就成不成前线打鬼子啦!”

过了一会儿,胡友琴又说:“今天遇到的事全怪我,事先没有化装……”说着,她从包里取出一块黑布包住头,穿上一件破旧的蓝上衣,并用脏布擦了擦脸,把自己装扮成了邋里邋遢的村妇。

从军路上歌声嘹亮

天刚蒙蒙亮,他们就搭上第一艘船过了河,日夜兼程。到了第三天,胡友琴、侯翠华的脚上磨出了许多血泡,疼得钻心。她们就用针戳破血泡继续走,再起泡再戳破,咬着牙坚持前行。

胡友琴一边走,一边还鼓励王大爷和侯翠华,说:“我给你们唱首歌吧,提提劲。”说着便唱起来:“我们挥着战斗的旗帜……十八年来英勇奋斗……”

前面就是敌人的封锁线——郭堆集。胡友琴与侯翠华边走边商量怎么混过敌人的盘查。哨兵盘问时,发现他们不是本地口音,便把他们押到国民党军营部,轮番审问。

敌人拿出一根绳子阴险地说:“要老实实在地承认你们是共产党员,只要承认就放你们走,要不然……”面对敌人的诱骗,胡友琴不慌不忙地站出来,从容地说:“这个是我表姐,那个是王大爷,表姐家的长工。因老家发生水灾,生活困难,我们才前来投奔在这里教书的姨母,她家在北边二十五里外的李庄集。”侯翠华接过话茬说:“我们走得实在太累了,也没有钱吃饭。”敌人越是吓唬她们,她们反而越冷静。过了一会儿,又进来两个敌人,把她俩分开轮流审讯,但她俩的回答都一致。敌人花了半天时间找不出什么破绽,只好放行。

出了郭堆集,胡友琴激动地说:“我们快胜利了!”

离目的地还有一天的路程,路上,村稀人少。胡友琴高兴地带头唱起了《义勇军进行曲》,激昂的歌声飘过辽阔的田野。这天晚上,他们就住在路边一户老乡家里,还好,平安地度过了一夜。

天蒙蒙亮时,他们便早早地上路了,走了整整九十里路,实在太累就停下来休息。稍事休息,胡友琴亮开嗓子,用河南豫剧、抗日歌曲为大家打气。每到一村一庄,胡友琴忙前忙后,不是找水喝,就是摘豆角为大家充饥。40多年后,侯翠华回忆说,那时候胡友琴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“小铁人”。

终于到了新四军联络站,联络站的同志听了三人的汇报,直夸他们任务完成得好,表扬胡友琴是一位天真活泼又机智勇敢的姑娘。一旁的侯翠华补充说:“她性情温和,但柔中有刚。”胡友琴看到亲人,完全忘记了几天来的疲劳与饥饿,打起拍子,带领大家唱起抗日歌曲。

后来,组织上送胡友琴和侯翠华去新四军联中学校学习。

“烫发口红”司令批评

1940年6月1日,为纪念“五卅”运动15周年并检阅部队及军政教育进步程度,豫皖苏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新兴集召开大会。胡友琴同联中学校的同学一起参加。她怎么也没有想到,会场上因为自己闹了个笑话。

彭雪枫在讲台上,发现台下有个女学生烫了头发,还涂着口红。彭雪枫一贯军纪严明,当即批评:“为什么在战斗环境里还有人烫发抹口红,像个城市小姐似的?马上剪成短发,再不许抹口红。”这一下引起会场的轰动。同志们纷纷左右观望,最后把目光聚焦到胡友琴身上。原来,胡友琴的头发是黄色的自来卷,像烫过一样,且其皮肤白哲,嘴唇显得特别红,不仔细看,还真以为抹了口红呢。

众目睽睽,胡友琴很不自在,悄悄对身边的侯翠华说:“多难为情啊!把我当成城市小姐了,我不服。不信,到战场上比比看!”

还好,有位同志向彭司令员作了解释。大家听后,开心地笑了,会场上那股严肃气氛顿时烟消云散。

正当大家聚精会神地听彭司令员讲话时,突然有人匆匆地跑过来,报告说有敌情。得知是敌伪军突然袭击,彭司令员当即立断:“主力部队留下阻击敌人,其余人员包括学生迅速撤出火线,转移到别处隐蔽。”

胡友琴等人快速背起背包,按照命令向北撤退。胡友琴虽然瘦小,但好像有用不完的劲。她一直勇敢地向前冲,还不忘掩护其他战友。跑出不知几里地,后边的枪声平息了。侯翠华问:“友琴,你还跑得动吗?”胡友琴答道:“放心,我不会在战场上掉队的。我一定会坚持到底,万一牺牲了,为革命而死也是光荣的。”

很快,传来了我军主力部队粉碎敌人偷袭

的好消息。学生们顿时载歌载舞,欢庆胜利。这样的场面,怎么不见胡友琴?原来,她考虑到大家一天没吃喝,就拉着侯翠华到附近村子里给大家打水去了。

在随后的战斗总结大会上,联中学校领导提名表扬了胡友琴吃苦在前、关心别人的好作风。

1940年10月,在一次大会期间,彭雪枫特意来到胡友琴所在的抗大四分队,握着胡友琴的手说:“上次大会上,没有调查,批评错了,向你表示歉意。”胡友琴激动地说:“不,不,我做得还不够,您批评得对。”

“唱支歌脚就不疼了”

1941年1月,皖南事变后,国民党以9个师的兵力向我豫皖苏边区大举进攻。我军为了顾全大局,转移到皖东北。此次转移任务艰巨,从津浦路路西转移到路东120多里的地方,途中要穿越敌人的封锁线。带队的领导特别担心女同志们不上队伍。

黄昏时分,大队人马开始行军,胡友琴和侯翠华走在队伍中间,距离先头部队有二三里路。起初她们还能跟上,连续走了几十里路后,与前面的距离渐渐拉开,两人相互拉扯着紧跟队伍不掉队。

“友琴,还能坚持吗?”侯翠华担心地问。胡友琴没正面回答,说:“咱们唱歌吧,唱支歌脚就不疼了。”于是,她们小声唱起军歌:“东进!东进!我们是铁的新四军……”

当唱完最后一句歌词,侯翠华问:“你在想什么?”胡友琴说:“我一定要坚持到最后,别叫他们小看我们女同志。”

深夜,前面传来命令,发现有敌情,让后面的人快走跟上。她们又一口气跑好几里地。这时,大家已疲劳到极点,眼睛一闭就能睡着。为防止有人掉队,带队领导要求每个人把绑腿带子取下来系在一起,拴在每个人的胳膊上,一个连着一个,如果有人掉队,别人马上就能知道。

好不容易来到津浦路附近,为了不被敌人发现,上级决定分批快速通过铁路。队伍中的多数女同志已经筋疲力尽,男同志过来搀扶,她们又不情愿。领队喝令道:“革命军人必须服从命令!”众人走着走着,突然听到口令:“开始突围!”这时候,女同志们忘记了疼痛和疲劳,往前猛冲,迅速穿过封锁线,随后到达新四军四师驻地。

歌声响起 百姓欢喜

1941年8月,胡友琴和侯翠华一起到泗五灵凤县做妇女工作。这里是我党新开辟的新区,没有群众基础。胡友琴和侯翠华都不满20岁,又是外来干部,缺乏群众工作经验。

她们刚进村时,村民远远地观望着。胡友琴和侯翠华想去接近他们时,他们一个个又都跑开并关上大门,只有一群胆大的小孩,跟在胡友琴她们身后看热闹。

这怎么开展工作呢?胡友琴想出了一个好办法,即教孩子们唱歌,用歌声唤起群众。刚开始,孩子们不肯开口,她们就吹口琴,接下来又唱歌。听着听着,孩子们就跟着唱起来了,站在远处的村民也渐渐围过来。

看到靠近的老百姓,胡友琴非常积极主动,大爷、大娘短地叫得甚是热情。村里的人也愿意与她们接触了。

从此,唱歌就成为胡友琴打开工作局面的“武器”。她大方的举止,动听的歌声,成为人们对新四军的“第一印象”。

胡友琴与同行的女战士,每到一村一庄就先给村里的人唱歌,不然老百姓拦住不让走。特别是胡友琴的歌声优美动听,大家都喜欢听,凡是她到过的村庄,都留下了美妙的歌声。看到胡友琴很受欢迎,战友们亲切地称她“小钢琴”。

她原名胡友勤,为方便工作,她干脆改名胡友琴。

唱歌这办法果然奏效,没过多久,许多村庄的妇救会就组织起来了,一些年轻妇女要求参加工作,有的女孩子想像胡友琴那样成为新四军战士。

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青春的身影、优美的歌声,给困难重重的抗日岁月带来一丝光亮和欢愉。

带头做鞋 纺纱巧娘

1941年冬,胡友琴任樊集乡妇救会主任。在接受给新四军四师赶做军鞋的任务时,胡友琴向组织保证:三天内赶做一百双军鞋。她发动群众,日夜不停地赶做军鞋,还将自己仅有的那点津贴用于买做军鞋的材料。为提高群众做军鞋的积极性,她边做边唱:“一针一线密密稠,战士穿上打敌人……”三天后,胡友琴带着几位妇救会干部,挑着一百双军鞋第一个送到县妇救会,受到领导表扬。

1943年,豫皖苏边区政府号召军民开展纺纱织布运动。胡友琴领导的地区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,纺出的纱、织出的布是最多的,质量

也是最好的。胡友琴既会纺纱又会织布,一天能纺四两线,村里人都叫她“巧娘”。她热情耐心地教别人纺纱,每天至少教会20多人,这些人有的还被评为纺纱能手呢。织布难度大些,胡友琴仍然教会了不少人。每天,胡友琴身边都围着许多妇女,纺纱织布,说说笑笑。乡亲们把胡友琴当作贴心人,有的大娘就认她作干女儿。

为了壮大抗日力量,在每次扩军工作中,胡友琴都要挨家挨户向群众宣传。她经常工作到深夜,顾不上吃饭,《丈夫去当兵》这首歌曲她给老百姓唱了上千次。胡友琴忘我的工作精神,深深打动了老乡。他们的当场替儿子报名,有的把丈夫送进会场……

1942年的冬天,日寇集中7000多人,兵分多路到淮北地区扫荡。部队、机关分头转移,跳出敌人包围圈。党领导广大群众坚壁清野,组织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斗争。胡友琴始终坚持在五北区陆围子一带和群众一起与敌人周旋。当看到有个别人不愿坚持就地斗争,她说:“走了,留下老乡怎么办?我们要同老乡在一起。”翠华,不管敌情怎样变化,我们都要坚持下去,必要时就老乡家埋伏起来。”

在最危险的时候,胡友琴与侯翠华互相鼓励、互相支持。就这样,她们坚持了33天,直到取得最后胜利。

痛失爱子 战友离别

1942年,胡友琴与战友、泗五灵凤县政府秘书长郑淮舟结为革命伴侣。因战事紧张,他们聚少离多,大女儿郑效民出生不久,就被寄养在当地老家乡。1945年春,受组织安排,胡友琴参加整风学习,她又把才几个月大的儿子五一寄养在老家乡。

一天,胡友琴突然接到“孩子病重”的口信,要她速回。胡友琴经过一番思想斗争,最后果断地说:“还是工作重要,我应该相信老乡。”她没有去看孩子。几天后,孩子的病更重了,老乡只好带着孩子来找胡友琴。当地医疗条件很差,胡友琴搂着襁褓中的孩子,眼睁睁地看着他停止了呼吸。她紧紧抱着孩子不愿放下,只希望再多给孩子一点母爱,恨不得把自己的温暖全部传给渐渐冰凉的孩子。儿子早逝给胡友琴带来很大的打击。尽管这样,她忍受着痛苦,仍坚持参加整风学习。

1945年8月,日寇投降。淮北军民对敌伪展开猛烈攻击,先后解放许多城镇。根据地连成一片,解放的新区需要大量干部开展工作。胡友琴和侯翠华就要分赴不同地方工作,心情都很激动。分别时,这对好姐妹相约革命胜利后在一起工作,一起回老家西华看看。二人很想合影留念,但队伍紧急出发,只好互赠一张单人小照。岂料,这次竟成了姐妹俩的永别。

次子惨死 慷慨就义

1946年秋,国民党撕毁“双十协定”,大举进攻解放区,我淮北怀蒙解放区三面受敌。宿怀县党政军组织转移撤离,时任乡妇联主任的胡友琴及部分同志留下隐蔽,坚持做党的地下工作。在组织安排下,胡友琴带着不到一岁的次子毛毛去考城隐蔽工作。当胡友琴从杨家河渡口乘船刚到河中心,敌乡长得知消息,带人开枪劫船,将她抓捕。

郑淮舟的家人得知胡友琴母子被捕的消息后,立即借债并多方活动组织营救。最终,胡友琴被释放,回到考城的婆家。

为隐蔽工作,胡友琴在一所小学当老师。不料,小学校长是个特务,还有叛徒出卖,胡友琴的中共党员身份暴露。国民党特务随即到考城抓捕胡友琴。

胡友琴被敌人严刑拷打审讯了三天。她昏过去,敌人就用水将她泼醒再打,打得她遍体鳞伤。即使这样,她始终没有向敌人吐露一点秘密。敌人又阴险地把毛毛抱到胡友琴身边,恫吓她:“如果不说,就弄死孩子!”胡友琴指着敌人大骂:“你们是一群吃人的狼狗,有种的对我来,不要伤害孩子!”

敌人软硬兼施都失败了,把毛毛另外致死,又向胡友琴下了毒手,把她与另外两名共产党员带到怀远县荆山脚下活埋。面对敌人挖好的土坑,胡友琴坚贞不屈、大义凛然,和战友高呼着“共产党万岁”,慷慨赴死,英勇就义。

友琴歌声 回响不绝

胡友琴被捕后,她的爱人郑淮舟听到消息,曾赋诗遥寄怀念之情。

伊本刚强女,囚笼志不移;

关山千里隔,梦尽亦依稀。

此时,郑淮舟尚不知道胡友琴已经牺牲,还认为能够重逢相见。

后来,郑淮舟得知妻子胡友琴壮烈牺牲的噩耗,悲痛万分。胡友琴动听的歌声、青春的身影、坚定的信仰,始终萦绕在他的心头。

郑淮舟挥笔赋诗,对爱妻的思念与敬仰从笔端流淌。

诗一:

血风腥雨年复年,生死荣辱亦坦然;
淮滨处处掩忠骨,缕缕哀思托杜鹃。

诗二:

不避艰辛不避危,铮铮铁骨铸崔巍;
铮铮铁骨铸崔巍,铮铮铁骨铸崔巍。

1949年10月1日,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在举国同庆的大喜日子里,亿万人民载歌载舞。胡友琴曾以优美的歌声,迎接胜利的到来,然而,她却未能听到胜利的歌曲。

爱人没有忘记她。郑淮舟曾在报纸上刊发寻亲启事,并派人到西华县寻找胡友琴的家人,然而,几经努力未能如愿。

战友没有忘记她。1950年,得知胡友琴英勇就义的消息后,侯翠华万分悲痛。她拿出珍藏多年的胡友琴单人照片,在上海放大加洗多张,亲手交给胡友琴的女儿郑效民。这也是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存世唯一的照片。

小小的照片里,胡友琴一头卷发,战争的硝烟根本遮挡不住她青春的容颜。

1985年,侯翠华亲笔写出8000多字的回忆录,充满真情地讲述了胡友琴烈士的点点滴滴,为后人留下真实宝贵的第一手资料。字里行间,青春活泼的胡友琴来到读者眼前,她优美的歌声回荡在读者耳边。

老家没有忘记她。当年,胡友琴参加革命,与家人不辞而别。家人认为她还会回来,一定会回来,等了一年又一年,胡友琴一直没有回过家。胡友琴的侄子胡继开回忆说,全国解放后,胡友琴的父母、姐弟一直多方打听她的消息。胡家曾得到这样的口信“胡友琴被敌人活埋了,是个烈士,留有一个女儿”。胡家人不愿相信这些是真的。胡友琴的父母直到临终,也没有等来女儿准确的信。

1979年,侯翠华回乡探亲,带回胡友琴早已牺牲的准确消息。胡家人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无情的事实。此时,胡友琴牺牲30多年了,她的父母、弟弟已不在人世。

女儿更没有忘记她。1950年,郑效民从养母家来到父亲身边。这时,6岁的她隐约知道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从小就不在母亲身边的郑效民,经常翻看母亲的照片,尝试弥补幼年的缺失。

已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郑淮舟,给了郑效民许多父爱,还给了她特别的“母爱”——经常给她讲革命斗争的故事,讲她母亲的故事。

郑淮舟在工作间隙,女儿依偎在他身旁。郑淮舟在纸上写出“胡友琴”三个字,让女儿认识。郑淮舟握着女儿的手,在女儿的衣服上,一笔一画地写上“胡友琴”三个字,让女儿跟着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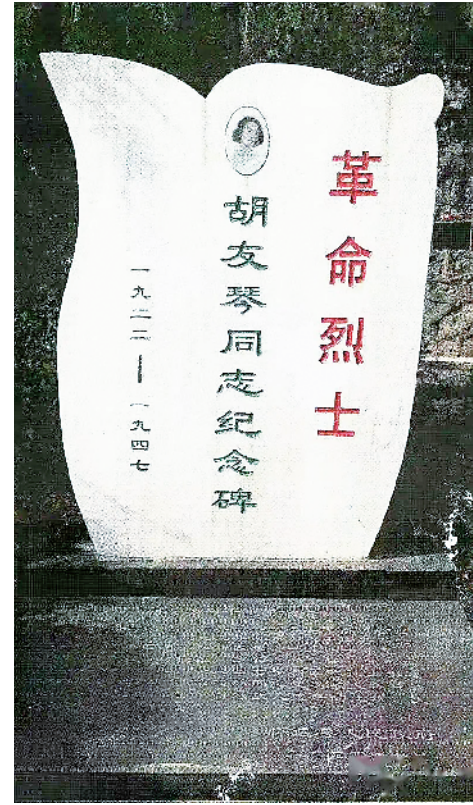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80岁的郑效民说:“父亲教我认识‘胡友琴’三个字,饱含父亲的思念,承载着如山一样的父爱,更蕴藏着经过父亲传递的母爱。父爱、母爱,是我最大的财富!”

1979年,郑效民来到安徽怀远,在母亲牺牲的地方取一■土,放进胡友琴骨灰盒里,安放到西华县烈士陵园。胡友琴终于回家了。

1988年,曾任安徽大学党委书记,安徽省委副秘书长、省政府秘书长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务的郑淮舟光荣离休。

2004年10月,郑淮舟与女儿郑效民来到怀远,在荆山南麓的革命烈士陵园,为胡友琴立下纪念碑。纪念碑面向滔滔淮河,采用汉白玉石质,雕刻成一朵白玉兰形状。

新四军女战士胡友琴,信仰坚定,在战火硝烟中,依然如白玉兰般洁白无瑕,美丽绽放!②15



位于安徽怀远的胡友琴烈士纪念碑。